

# 美洲最新家庭婚姻问题小说



作家出版社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馆

171245  
40

65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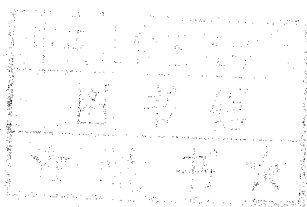


\*200410420\*

美洲最新家庭  
婚姻问题小说

范辰华 苏泽祥 译

谢素台 校订



作家出版社

美洲最新家庭婚姻问题小说

范辰华 苏泽祥 译  
谢素台 校 订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181,000字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7,001—37,000册

---

统一书号：10248·012

定价：2.00元

## 出版说明

美国霍夫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从一九一五年就开始出版《美洲最佳短篇小说选》丛书。谢能·莱维娜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担任该丛书的年度编辑。一九八三年，她从美国、加拿大一百五十四家杂志的五百零二期刊物中发表的一千三百七十九篇短篇小说中选出一百二十篇，再由特邀编辑安妮·泰勒从中精选出二十篇，汇集成了《一九八三年美洲最佳短篇小说选》。我们从中选出十八篇与家庭婚姻问题密切相关的小説，出版了这个集子。目的是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了解美国的家庭婚姻状况，了解美国文坛动向和艺术风格的发展。这本集子定名为《美洲最新家庭婚姻问题小说》。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三月

2016.12.3

## 目 录

|              |           |     |
|--------------|-----------|-----|
| 好人难做.....    | 比尔·巴里奇    | 5   |
| 身在何处.....    | 雷蒙德·卡沃    | 36  |
| 我的情妇.....    | 劳里·柯尔文    | 56  |
| 伯爵和公主.....   | 尤赛福·爱泼斯坦  | 79  |
| 磅秤.....      | 路易斯·俄得里奇  | 108 |
| 寻常朋友之死.....  | 约翰·厄普代克   | 125 |
| 团聚.....      | 格埃·文德豪夫   | 133 |
| 星光.....      | 马里安·色姆    | 151 |
| 纽约最佳玻璃行..... | 谢伦·希思·斯达克 | 166 |
| 柯罗拉多.....    | 小罗伯特·泰勒   | 182 |
| 南.....       | 乌苏拉·K·莱古因 | 200 |
| 墓地野餐.....    | 博比·安·梅森   | 221 |
| 团聚.....      | 朱丽叶·舒马切尔  | 237 |
| 教授的房屋.....   | 乌苏拉·K·莱古因 | 247 |
| 头胎.....      | 莱里·伍埃伍德   | 254 |
| 酃比.....      | 狄安娜·维莱尔斯  | 295 |
| 生命的尊严.....   | 卡罗尔·布莱    | 316 |
| 季节变换.....    | 詹姆斯·邦得    | 344 |
| 作者简介.....    |           | 368 |



# 好人难做

比尔·巴里奇

在他十六岁生日前夕，希恩被捕了。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夜晚，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因市郊街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殴斗。一对警察开车巡逻，模糊之中见一群孩子似在传递“烟卷儿”<sup>①</sup>，就开过来，毫无根据地又推又搯，结果造成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尽管因为害怕而在法庭上说了胡话，希恩实际并未碰到警察，但他的确把巡逻车上的天线折断了。所以法官给他缓期宣判和六个月缓刑倒也没有完全错。希恩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是警察自找麻烦——但此事却使与他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公外婆大为烦恼。

出庭之后，他的外公查理·哈里斯开车把他带回了家。哈里斯又矮又胖，头发已经花白了。退休前，他是电话公司的一位经理。此人对世界上的法制一向极其尊重。“我希望你能认识到你能一走了事有多么幸运！”他说，“法官完全

---

① 烟卷儿 (Joints) 和下文中的“快路德”、“镇定丸”、“麻醉药物”等都是从小麻等植物中提取的毒品。美国青少年吸毒成风，警察部门欲禁不能。



可以重重地判处你！”

希恩丧气地坐在座位上，看着手指甲说，“那只不过是一场笑剧。”

“你要采取这种态度，最终会被关进监狱里去。”

“我是不会进任何监狱的。不管怎么说，警察讲的不是实话。”

“他们那样讲总是事出有因。”哈里斯说。

此后，哈里斯悄悄地给他的女儿苏姗，也就是希恩的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苏姗和她的第三个丈夫罗埃·本特雷住在旧金山以北盛产红杉的乡村。本特雷是一个挺有钱的某类东西的制造商。希恩只听到他们通话的只言片语，但仍能猜到他们要干什么。他的外公外婆对他已经烦透了。自从他留级之后，他们一直在唠叨。希恩知道对他们解释也没有用。他的数学老师几乎让每个人都留了级，而他的化学老师的不公正更是臭名昭著。但在哈里斯一家人的眼里，教师和法官、警察以及牧师都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类。

所以当外公把坏消息透露出来的时候，希恩并不感到吃惊。那天晚上，他们在观看在里物塞德举行的常规汽车比赛。他们都喜欢速度和机械。在倒数第二个比赛项目结束后，哈里斯用胳膊搂着希恩，告诉他苏姗希望他能在夏天去她那里住上两个月。他说话的声音极其亲切和蔼，但希恩知道他说出来的话是不可变更的了。

“是因为那件事，对吗？”他问。“我说过，那不是我的过错！”

“没人责备你。你妈妈只是想看看你。她现在的日子过得还可以。”

“你真的认为苏姗想见我吗？”

“我当然这样认为！”哈里斯说着，又搂了希恩一下，“听着，本特雷这家伙钱可不少，他拥有一大片庄园。你妈妈说你可以单独住一间屋子。你这次访问会很快活的。”

“不会的。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希恩说，“在蒙多西诺那个地方有什么可干的呢？”

“你在这里干什么，到那里也可以干什么。希恩，不要象个小孩子似的，你的冒险精神哪里去了呢？”

“已经溶化了！”

哈里斯移开了手臂，“如果你仍然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不要再谈了。”

“总是说我的态度，对不对？别人的呢？”

“希恩，”哈里斯尽量冷静地说，“你耐心一点嘛。在生活中你不能总自行其是，事情中的真理就如此简单。”他停了一下，又说，“重要的是你应当记住，我们爱你！”

“哦，当然！”希恩说，“你们当然如此！”

六月份学校刚一放假，希恩就收到了妈妈寄来的支票。她寄的钱足够他买一张一等舱的机票，但他只买了一张普通舱的票，而把剩下的钱花在快路德<sup>①</sup>和新磁带上面了。汽车在去机场的路上似乎总也跑不到头。直到最后一分钟，外婆才决定一同到机场去，所以希恩只好象小孩子那样委屈地坐在后排座位上。那空间对他来说似乎太小了，他感到自己会象那个惊人的哈尔克戳穿衣服那样戳穿金属和玻璃飞出去。他看着向后退去的大地，大的霓虹灯广告牌，以及上面所宣

---

① 见第5页注①。

扬的汉堡包①和热狗②。他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一切都将被剥夺，他将在没有海岸浪花和啤酒、没有朋友、甚至可能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度过这个夏天。

到机场时的情况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糟糕。他的外婆开始抽噎，外公照例拥抱了他一番。希恩不得不尽力压下去那种要哭出声来的欲望。看到汽车掉了头，载走了两位白发老人，他感到有说不出的轻松。他在咖啡厅里喝了一小听可乐，又吞了几片“镇定丸”③，才使自己的神经安定下来。药物发生作用之后，他才开始注意到候机室内部的装饰。那里面看上去非常光亮华丽，地板上没有铺地毯，所以灯光无处不到。人们的鞋跟踏在上面，造成的响声可真不小。

苏姗随同支票寄来了一张快相。希恩把相片从钱夹中取出，决定再研究一番，相片是他的妈妈和罗埃·本特雷摆好姿势在屋前照的。本特雷瘦得皮包骨，胡子稀稀落落，牙齿也掉了不少。看上去更象一个毒品贩子，而不是一位制造商。希恩想他可能会在蒙多西诺耕种大麻，在那个地方，那种东西长得又快又好，使不少人变成了百万富翁。他希望至少本特雷容易相处一些。在过去，他吃了不少苏姗男人的苦头。她看上的人最后总是使她失意。希恩的爸爸在希恩十个月时抛弃了她，逃到了加拿大，一是躲避新家庭，二是避开征兵局。她的第二个丈夫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摇摆舞乐队失意的鼓手。他接过苏姗，也让希恩尝过拳头的滋味，他们在海

---

① 一种快餐牛肉饼。

② 一种面包夹香肠的快餐，通常加热后才食用。

③ 见第5页注①。

特——艾什布里的寓所变成了战场。鼓手那防不胜防的攻击促使苏珊把希恩送到父母那里。本想只让希恩在那里待几个月，但这种安排已持续了三年多。希恩仍然恨那个鼓手，他幻想有朝一日再遇到他时，就用尖球锤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打断。

当广播宣布希恩所乘的航班开始登机时，他就走过一道漆光的走廊，把登机牌交给女乘务员。他确信自己曾在推销洗发剂的广告上见过这位女乘务员。他要了一个靠近机翼的座位，以观察驾驶员如何操纵机翼上的阻力板。希恩不得不越过另一个小伙子坐进去。那年轻人象猴子似地对他一笑。他比希恩稍年长一些，大约有十七、八岁，身穿一件从百货商店买来的便宜的格伦牌花格纹上衣。

飞机一起飞，希恩就从那位曾登上洗发剂广告的航空小姐那里骗得了一小瓶烈性威士忌<sup>①</sup>，并一口气喝了下去。酒精直冲他的脑门，不由一阵飘飘然和昏昏然。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年轻人。那人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清洁气息，好似在水中擦洗过多少遍似的。希恩不假思索地说，“嗨！我未免太放荡了！”

那年轻人又象猴子似地甜甜一笑说，“没关系。上帝总是喜欢你的！”

希恩觉得年轻人并没听懂他的意思，就小声说，“我指的不是烈性威士忌，而是大麻！”

“我想我早就该和各种刺激药物绝缘了。”年轻人说。

---

① 美国法律禁止未成年者（十七岁以下）饮酒，尤其烈性酒。希恩在这里可能用谎报年龄的手段买到了威士忌。

他用力拽了一下右耳朵，那个耳朵和左边的一样，都挺大。

“我明白，那东西是挺让人着魔的。”

年轻人的名字是代伦·格雷得。他的父母是种柑橘的。他旅行的目的地是旧金山郊外的一座神学院。

“你将来要当牧师吗？”希恩问。

格雷得摇摇头，“确切一点说是类似兄弟会那样的团体。你看到杂志上刊登的召集新兄弟的广告了吗？”希恩不曾见过那个广告。“我自己也不曾看到广告，”格雷得嚼着一把花生，继续说，“可有一天我却听到了召唤。你想知道我是怎样听到的吗？那次我正在朱马海滩用麻醉药物，突然看到海上出现了一个大火球，然后我听到火球在说‘审判日到了。’是那个球说的，我不骗你！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幻觉，但那个声音就是消失不了，甚至在我病了之后也是这样。”

“那你怎么办了？”

“到免费医院去看病。医生劝我戒掉麻醉药物。我照着做了。但那个球还在缠着我。”

“这就是迫使你去做牧师的原因吗？”

格雷得皱起眉头，“我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把银白条纹的小蓝塑料袋中的花生米都倒出来，塞进口中。

格雷得的故事打动了希恩。他也有过相似的吸毒经历，在那飘飘欲仙的时刻，他的脑中也涌上过难以名状的重大伤愁幻象，但却从未和宗教信念联系起来。他感到这样喋喋不休地谈麻药未免有些愚蠢。为了解脱自己，他对格雷得解释道，他很小的时候就和吸毒有接触了，因为他妈妈就属于嬉

皮士一类的人物，甚至连希恩的名字也是她根据自己最喜爱的电影主人公①起的。

“你的名字倒还不象其他一些人的名字那样糟糕。”格雷得说，“去年我们班上有个家伙的名字叫孙比目。不管怎样，你可以到法庭上去，给自己改个名字嘛。”

希恩可不愿再到法庭上去见法官。“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了。”他看看外面的天空，说，“我们住在海特的时候，苏姗的丈夫，就是那个鼓手——在他们合伙吸毒的时候，常让我递送那种烟卷儿，有时也让我吸上一两口。苏姗是知道的，但我认为她并不介意。我那时太小了，可能还觉不出那种东西。但我又怎么能知道呢？看到小孩子们在学校里吸毒，我简直痛恨极了！至少十三岁你才能吸那种东西。”

“最好什么时候都不吸！”格雷得说。

“我不会吸得很厉害的。它能使你镇静的。”

格雷得拍拍胸脯说，“镇静应该来自这里边。”

希恩觉得在格雷得这个年纪，他已经算够聪明的了。所以他向格雷得和盘托出了自己所有的烦恼事。格雷得耐心地听他说完，道，“我不想多说这些事情，希恩。但我认为它们很快就会过去的。对待麻烦就得这个态度。麻烦会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你很快就会消除的。”

飞机降落时，希恩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了。他和格雷得搭乘汽车进城，在离市场街不远的格累罕德站，他们交换

---

① 即曾在我国上映过的《原野奇侠》，希恩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奇侠。

了地址和电话号码。站外的灯光很强烈，把游人和行人都沐浴在一片金色之中。希恩感到一阵轻松，但当格雷得在去神学院的一站下车后，他又变得焦急起来。想起即将见到苏姗，他又感到一阵神经质。他们上次见面是在阿纳海因过圣诞节的时候，那次的特点就是吵了个不亦乐乎。他想和在一旁转悠的一位大兵搭话，但人家不理他。那位士兵大概在咀嚼四根泡泡糖。希恩让他去买一瓶苹果酒，回来与他对半分。人家把酒买来之后，希恩几乎一个人独吞了，又借着酒冲下去两丸药。在车子驶往海滨的路上，希恩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蒙多西诺市建在面向太平洋的一座峭壁之上，而希恩在朦胧之中误认为那是新英格兰。“真够美的！”他傻乎乎地自言自语道。

在大街上一家旅馆的大厅里，他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坐在椅子上睡了过去。后来，他听到有人（他认为是苏姗）说，“嗨，罗埃，他给毁了！”所以他就糊里糊涂地应了几句，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进车站边上一辆车里，他依稀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有人递给他一个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掰开，把它的各部分——奶酪片、西红柿片，苜蓿芽和两片面包一样一样地放在桌上。他那时似乎并不觉得饿。他说了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说，有人也作了回答——是本特雷，照片上那个家伙。他跟着本特雷走进漆黑的夜晚，红杉林木上的水珠滴落在他的头上，空气似乎在侵蚀他的皮肤。本特雷打开一个房间的门，里面有一股储藏间和樟脑的味道，本特雷又说了一句还有备用毯子之类的话。然后就是他一个人了。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忙跌跌撞撞地爬上一张又小又不稳定的床，盖上毯子之后，晕眩停止了，他这才可能看了一下周围

的环境。他觉得这地方相当不错。唯一使他感到不安的就是房间里有动物。它们既不抓人也不嚎叫，但希恩觉得它们是存在的，就埋伏在他的视线望不到的地方。

那动物原来是鸭子，共有两只，里面安装着灯泡，就象鸭子心似的。<sup>49</sup>希恩早晨醒来时看见了它们。终于，他想起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和到达之后的细节，不由得觉得又气又愧，一下子拉起被单蒙上了头。

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代伦·格雷得。他确信格雷得绝不会这样出丑的。他不知道格雷得是否已经到了神学院，而那里的牧师是否已经把他的头发剃掉。他也不知道格雷得是否记得他们不期而遇的会面，还是这些尘世的偶然机遇会在他的头脑中自动消失，而被上帝的永不改变的形象所代替。这种思绪持续了十五分钟，使希恩得以清除恶念，改邪归正。他并不妄想自己会象格雷得那样明智正派，但觉得总可尽力改过自新。他起了床，仔细看了看那两只鸭子，原来它们是灯。然后，他走到室外，把剩下的丸药统统泼在地上，踩成了粉末。这些举动他是提着一口气完成的。

本特雷的住处的确象个庄园，用栅栏和邻居隔离开来。院内还有几个建筑，包括一个养鸡棚和一个遮风雨的牲口棚，牲口棚外面的墙板已不翼而飞。在牲口棚里，希恩发现了一个鸟窝、生锈的工具和一辆带有鱼翅板的有些陈旧的老式克里斯乐汽车，车上的汽化器零件散乱地摆在架子上，还在漏油。

希恩打开正房的门时，心想可能会有人朝他猛扑过来。但他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除了一些难以捉摸的平面和角度外，他根本不记得房子内部的情景。在厨房里，他为自己



倒了一杯橘子汁，然后坐下阅读昨天报纸上的运动一栏。这时他听到妈妈在楼上喊他。

“是你吗，希恩？”她问道。“马上到楼上来，我想和你谈谈！”

他又倒了一些橘子汁，然后走上楼，“你在哪里，苏珊？”

“这里，我在洗澡呢！”

浴间的门半开着，蒸汽从里面冒了出来。

希恩从门缝里看了看，见他的妈妈正坐在漂浮着泡沫的浴缸里。她的头发用发卡扣住，那头发很浓密，基本还是黑色的，依稀可见几缕灰丝。希恩觉得她非常美丽。他记不得她的年龄了——可能有四十了吧。这个数字是很久以前的，但他认为这不是那么很确切。

“别傻站在那里！”她说，“风挺大，你进来，关上门。”当他进去之后，她又说，“你今天看上去好些了。”

“感觉好了一点。”希恩说。

“吻一吻我这个老太婆可以吗？”

他弯下腰去，想吻吻她的面颊。但她却从水中抬起双臂抱住了他。这一突然的举动使她脱离了肥皂泡沫，露出了清晰可见的胸部。希恩曾无数次见过她一丝不挂的样子——在浴缸里，在海滩上——但她现在的皮肉质量似乎和以往不同了，希恩想起了他藏在阿纳海因房间的杂志上那些半裸女子的皮肉。

“呵，希恩，”说着，她推开了他，“昨天晚上你真是——  
一塌糊涂！发生什么事了？”